—14—

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你眼看着他越来越沉默，越来越消瘦下去。每天他任你喂食，任你收拾，任你给他刮胡子，帮他洗头擦脸。闺蜜偶尔给你来送一些必需品，其他时候你都无微不至地陪在他身边。

卸了固定支架才可以略微活动，你看着他用唯一露出的几个指尖，每天每天刷着那几张X光片。他倔强得像一块石头。

你又何尝不是。

尼克医生每天都来看望他，他就像没有看到一样，眼里除了陌生还是陌生。这一场偶然又必然的灾难，彻底把他从原来的世界拽出来，就像脱离了正轨的火车一般快速向悬崖边冲去。

有魔法加持的电影世界里他多少还能寻到些慰藉，可你不知道，这样普普通通的生活中他到底应该怎么找回自己。他沉默，你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。病房里就像悬着一把无声的利剑，弦绷得紧紧的，让你觉得窒息。

直到拆开绷带那天，斯特兰奇看着自己满是伤疤的手，终于彻彻底底爆发开来。他双唇颤抖着，努力想伸直每一根指尖，却连最简单的动作也无法做到。

“……你得耐心等待身体的恢复。”尼克医生实在看不下去，终归还是开了口。

你再想阻止他已经来不及了。战火必定会引及尼克身上，你转过头，果然看见斯特兰奇瞳仁缩小，像找到了什么发泄口一般，整个人都变得凶狠好斗起来。

“You ruined me.”

第一次他将所有人推出了病房，包括你。从那开始他不再让你陪在身边照顾，你唯一能为他做的一点事情也没有办法继续了。

你真的成了一个外人。

从这开始，斯特兰奇频繁出入专家研讨室，你没有克里斯汀那样的职务之便，自然无法知道他具体每天都在干些什么，又恢复到了什么程度。室友看着你每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席的样子，叉着腰骂你傻。

“为了一个男人，都折腾成什么样了？”她敲敲桌子，企图唤回你分散的注意力：“要我说，想问就去问呐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”

你苦笑道：“我怎么问？”

“去他家！直接一点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呗！”

你呆呆地看着室友。其实你真的很羡慕室友这样直截了当的个性，要是你也能不那么瞻前顾后，可能会少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吧。

你曾经听人说过，胡思乱想的女生和不善表达的男生是不可能在一起的，既然改变不了他，为什么不让自己变得更简单直接一些呢？

天是阴的，不久开始下起雨来。有时候你也在想到底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劝他，毕竟你连他住在哪都不知道，现去医院问了尼克，才知道斯特兰奇最近依然在到处联系朋友寻找治手的办法。你抹了把头上的水珠，转身又冲进了雨中。

到他家楼下的时候，几个搬运工往外抬一架钢琴。你问到户牌，尝试着敲了敲门。

斯特兰奇正在打电话，似乎和对面谈得不妥，此刻正在气头上。他看到浑身湿透的你，有些意外，总算收了收脾气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他眉头微蹙着，把掉在地上那张歪歪扭扭写满自己名字的纸往里踢了踢。

“我来——我来看看你，Stephen。”这是你第一次开口叫他名字。

雨噼里啪啦击打在窗户上，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反射出激烈的回响。地上随意丢着许多稿纸和文件，和他脸上未经修剪的胡子一样，都乱糟糟的。好像你们两个现在的生活，都是一团乱麻。

他自顾自地走进屋去，你身上还在往下滴着水，鞋也没换，便也不知道该不该往里走了。

“我说过我可以去东京，那里有一种新技术我还没有尝试过，”斯特兰奇抓着头发，面对着落地玻璃窗，语气里压抑着怒火：“钱不是问题，不过二十万而已，只要我凑一凑——什么叫没有用？”

话不投机，对面挂断了电话，气得斯特兰奇一拳砸在了桌子上。

“庸医！他就是怕治不好影响自己的声誉！”斯特兰奇转头看了看还在玄关处站着的你，微微眯起眼睛：“你也觉得我再治下去没有必要了吗？”

你看着他有些失神，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是在和你说话。

“啊不是的，”你摇了摇头，又小心翼翼补上一句：“我只是觉得其实你的人生可以不只是手术，只做研究或者教学也不是不行……”

斯特兰奇自嘲地笑了笑，站在窗前的身影满是落寞。

“你根本不懂，手对于一个神经医生来说有多么重要的意义。”

“……可是不管你的手能不能治好，生活还是要一样过下去啊。在屋子里待得太久了，心里难免会难受，”你想着办法缓和他的情绪：“我们可以去再去划一次船，Stephen，一起去看看中央公园的夜景，看看那些美好的东西，总有什么是值得你再次为之奋斗的。”

“用这样的手划船吗？”斯特兰奇嗤笑着举起自己的伤手。甚至不需要拿东西，只是抬起来，举着，都在不住颤抖。这让你止不住想起那些得了帕金森病的老年人，你不愿再看，闭上眼去，放柔了声音。

“我也会划啊，我可以带你……”

“我不可以！！！”他粗暴地打断了你说的话。

本来你想说，你们可以一起出去走走看看，失去双手不意味着失去一切，人总能找到更有意义的事，来支撑他更好地活下去。可他似乎没有给你说下去的机会。

雨下得更大了，斯特兰奇意识到自己情绪有些失控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转头看向窗外去。

一室静默。你无声站了一会儿，从兜里拿出自己的银行卡。

“那么先生，我这里还有点剩余，不介意的话就先拿去用。”

斯特兰奇猛然抬起头来：“你在可怜我？”

一声惊雷响起，乌云似乎也更浓郁了一些。你有些惶然地缩回手，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到了他哪一条戒律，一时间给也不是、收也不是。

“不是，我……”

斯特兰奇歇斯底里地推下桌上所有的东西，盯着你的眼神里似乎蕴藏着一整个冬天的寒意：“我们总共也没见过几次，没有多深厚的交情，你不用像我们关系多好一样在这里惺惺作态。”

你的脸色一瞬间像纸一样苍白，手也微微颤抖起来。

“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什么都无所谓的态度，事情没有发生在你身上，你凭什么像没事人一样地劝别人说未来会好？”

“请出去，小姐。我不需要同情。”

你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这时你才突然意识到，也许克里斯汀和他才是真正的棋逢对手，不论是身份事业还是爱情。因为你被他吃得死死的，也许只作为他无聊生活中的一剂调味品，召之即来挥之即去。

你永远无法拒绝他，甚至没法像克里斯汀那样对他说狠话。你只是尽你所能地，用你蹩脚又迟钝的方式去爱。